

10-1999

《水滸系列小說集成》(梅慶吉主編)

Yau Woon M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9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馬幼垣 (1999)。《水滸系列小說集成》(梅慶吉主編)。《嶺南學報》，新第一期，638-642。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99/vol1/iss1/26

This 新書評介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Centre for Humanities Research 人文學科研究中心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2006)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水滸系列小說集成》，梅慶吉主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十四冊。

傳統的線裝本叢書(包括近人以線裝形式[如《百部叢書集成》]或洋裝形式[如《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複製舊有叢書品項的新傳統叢書)，和以排版方法(包括電腦植字)出之的新式古籍叢書，是向讀者提供罕見而不易單獨刊售的舊籍的好法子。但書商為了避免點存的困難，和銷售時極難處理的品項剩餘不均問題，叢書慣常是整套賣的。愈是規模大的叢書愈不會重視向個別讀者推售的銷量。可是發展至今，連圖書館選購起來也出現極不合理的情況——往往為了三幾本罕見的書而逼得購入一大套所收品物絕大多數和館中藏品重複得不可勝算的新刊叢書。這是愈來愈嚴重，足令圖書館員談起來大吐苦水的問題。有些圖書館乾脆不買那些製造複本泛濫的叢書，儘管叢書內有若干極難一遇之物。

我向來不買不零售的叢書。歲初客寧，任務既畢，遊覽書肆，赫然見架上擺列一套十分奪目的《水滸系列小說集成》(下簡稱《集成》)。拿來一看，竟不知所措，買或不買，想了好久才決定破例買下來。

我治學素本香港大學中文系數代授受相傳，不盡讀古今中外資料不甘心的明訓，二十年前開始專意《水滸》，即以網羅所有現存《水滸》珍本為首要步驟(到現在，自《水滸》面世至清中葉的珍本，僅一本未到手而已)，連《水滸》續書，甚至今人的無聊仿作也不放過。

說到這裏，還是先開列《集成》的細目，其中稀見者作較詳細說明。因各冊不注明冊數，茲約略按時序排次，並補記冊數(一冊所收，每有年代相去甚遠，甚或年代顛次之物，故不能排出一張純按年代的總單子)。作者年代照《集成》所書直錄：

冊1-2：(明)施耐庵，《水滸全傳》

據明萬曆袁無涯所刊一百二十回本。《集成》本由唐風、邴淑敏校點。

冊3-4：(明末清初)金聖歎評，《貫華堂第五才子水滸傳》

據明崇禎間貫華堂所刊金聖歎(1608-1661)七十回(前有楔子)腰斬本。《集成》本由魏平、文博校點。

冊5：(清初)陳忱，《水滸後傳》

四十回。用清康熙甲辰(1664)本為底本；此為明亡之年，而陳忱(1614-1666以後)入清後不久即逝世，故應視為明末清初人。《集成》本由張安祖校點。

冊6：(清初)青蓮室主人，《後水滸傳》

四十五回。據清初刻本，《集成》本由呂安校點。

冊7-8：(清)俞萬春，《結水滸傳》

七十回(接金聖歎本寫至第140回)。俞萬春(1794-1849)此書慣稱為《蕩寇志》，但《集成》之編者在此叢書不同的說明部分偏要以《結水滸傳》稱之。《集成》本由梅慶吉校點。

冊9：(清)陸士諤，《新水滸》

二十四回。據宣統元年(1909)改良小說社本。陸士諤為清末民初的多產小說家。《集成》本由歐陽健(1941-)校點。

(清)西泠冬青，《新水滸》

原書甲、乙兩集共四十八回。據光緒三十三年(1907)鴻文恒記書局本，收甲集十四回。《集成》本由于潤琦校點。

(民國)張恨水，《水滸別傳》

二十回。1933年10月10日至1934年8月4日刊《北平晨報》，未曾單行。此為張恨水(張心遠，1895-1967)所寫的第二本《水滸》續書(另一本見後)。《集成》本由董大衛校點。

冊10：(民國)冷佛，《續水滸傳》

冷佛本名王作鎬(1858-?)，曾任長春《盛京時報》副刊編輯，長篇小說作品頗多。是書1924-1926年間在《盛京時報》發表，前未曾單行。《集成》本由高崑校點。

冊11：(民國)梅寄鶴，《古本水滸傳》

接金聖歎本寫至第120回，共五十回。此書為梅寄鶴(梅祖善，1891-1969)所作，並非古本。《集成》據1933年上海中西書局本重排，由宋曙光校點。

冊12：(民國)張恨水，《水滸新傳》

先於1940年夏至1941年底在上海《新聞報》連續刊至第46回，因上海淪陷而止。後在重慶續寫完至第68回。《集成》據1943年重慶建中出版社本重排，由盧世興、關曉娟校點。

冊13：(民國)嘉魚，《戲續水滸新傳》

嘉魚(鍾吉宇)自張恨水《水滸新傳》在上海《新聞報》停筆處，續完至第60回，即得十五回，於1942年3月至1943年3月在上海《吉報》發表，仍用張著書名。未出過單行本。《集成》編者另立新名以資區別。《集成》本由黃尚文校點。

冊14：(民國)劉盛業，《水滸外傳》

劉盛業(1915-1960)此書不用傳統章回形式而分為二十一節。《集成》用1947年上海懷正文化社本排印，由張家偉校點。

(民國)姜鴻飛，《水滸中傳》

中傳云云，指其上承盧俊義驚惡夢，下接陳忱《水滸後傳》，共三十回。由陳烈校點的《集成》本以1938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本為據，並保留原來的王介評點。

(民國)程善之，《殘水滸》

程善之(程慶餘，1880-1942)此書共十六回，原在鎮江《新江蘇日報》連載。《集成》用1933年新江蘇日報館本重排，由殷小舟校點。

十四冊，共收書十五種。

這套叢書的編輯主旨顯然在彙集不同的故事，而不是在配搭版本。這是正確的觀念。提供珍貴版本的叢書祇宜景印出之，別無他法。我們不應要求一套叢書負起兩種不同性質的任務。評論《集成》的成績應從這角度去看。

剛才說過，看到這套叢書時，無法拿定主意。那是因為十四冊當中雖有十冊對我來說全是廢物，有幾種書卻是我真想要的。明版一百二十回袁無涯本(即楊定見本)、貫華堂金聖歎本等珍本既悉在手中，我何需用不一定沒有手民之失的排印本。即使為了偶然查檢之便，這些書的排印本我早買了不止一份，分放學校、家中等處。我的情形固然特別，但一般對《水滸》有興趣的讀者，誰找不到(假如尚未買)排印的一百二十回本、金聖歎本、《水滸後傳》，和《蕩寇志》？很難想像，手邊沒有幾種基本《水滸》系列小說者，會購買一套索價昂，冊數多，且以搜羅僻書為特色的叢書。

職是之故，可以摒棄者就不止上述四書。早些時候由好幾家不

同出版社用合共十餘萬套驚人數量重印傾銷的所謂《古本水滸傳》，目前還沒有急謀再印區區三千份(《集成》的刊行量)的必要。春風文藝出版社(長春)刊售《後水滸傳》(印量34,000份)和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北京)重印張恨水《水滸新傳》(印量25,000份)都不是太久以前之事，要否再印三千份，也是值得考慮的。

退一步說，起碼一百二十回本、金聖歎本、《水滸後傳》、《蕩寇志》這類不斷有排印本供應的書是不該強迫讀者和圖書館再買的。這些書的存在，以及它們在《水滸》系列中的地位，在叢書的總說明內交代一下就夠了。僅是減去此四書，《集成》便可以輕而易舉地省下七冊的篇幅。就環保觀念而言，不少株樹可免斧鋸之劫。古人云禍棗災梨，此之謂也。

就算不談環保，這些篇幅也可以用得更有意義。

梅慶吉對《水滸》的熱愛溢於言表。正因如此，他對《水滸》本身的故事(不是指續書和仿作的故事)之不夠熟，就令人難以置信。他在叢書〈前言〉中說，繁本《水滸》和簡本《水滸》之別在前者沒有後者的征王慶和征方臘部分(頁1)，而一百二十回本就是用增入據簡本改寫的王慶、方臘故事去編成的(頁2)。這種天方夜譚的話出自專家之口，簡直匪夷所思。

繁本簡本兩系統之別，不盡在文字簡繁之異，繁本還少了征田虎和征王慶兩部分。討方臘的故事則是繁本和簡本均有的。這是《水滸》研究領域內的基本常識，毫不偏僻，專家怎會全無印象，隨意胡言?!

正因梅慶吉無此印象，難怪他不理解簡本中的田虎、王慶故事和一百二十回本裏的田虎、王慶故事大相逕庭，人物和情節都分別極大。這就是說，如果《集成》的編輯主旨在彙集不同的故事，那麼年代比《集成》所收諸書全部(包括一百二十回本)都要早的簡本田、王二部就絕無不收之理。更何況，〈前言〉說了大半天簡本如何如何，整套叢書，卻一例不收，豈非疏忽？儘管《集成》僅求配齊故事，也起碼應收一款簡本。簡本的收錄與否應取決於故事的異同，而不是根據文字或故事優劣(《集成》所收之書，就有不少被梅慶吉據政治觀點罵得狗彘不食)。

用上述省下來的七冊篇幅去收錄一款簡本，充其量祇可能用去一冊的篇幅(故字數差異大的簡本還是可以多收些的)。《集成》的

用途必會因而更佳，加上強迫讀者購買的重複之物少了，冊數復減少，在在都必然有助銷路。何必反用廣收人手一冊之貨的笨計來填充篇幅？！

至此，必有人會問，我為何買下這套索價不菲，而所收之物對我來說絕大部分重出得無以復加的叢書？答案很簡單。我真正需要的書雖然僅七種（陸士諤、西泠冬青、冷佛、嘉魚、劉盛業、姜鴻飛諸人之作，加張恨水的《水滸別傳》），合起來也不足四冊，但它們都是極罕之品。若非通過《集成》，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必能找到一兩種。

在追查自晚清至國共內戰期間刊行的《水滸》系列小說，梅慶吉確實花了很大的勁。他在〈前言〉所講的經歷，讀來有如偵探小說。研究者無需浪費腳力，重走那些辛苦路。這就是我為了不足四冊的資料而買一套合共十四冊的叢書的原因。

假如梅慶吉添入最少一種簡本（余象斗的評林本可作代表，多收一兩種字數差異大者當更佳），和採貴精不貴多的立場，儘量摒棄那些無供應困難之書，《集成》可以是一套高水準，用得其所，而且印售起來不浪費資源的叢書。倘果如此決定，書名大可易為較恰當的《水滸系列稀見小說集成》。

陳慶浩、王秋桂編的景印珍本艷情小說叢書《思無邪匯寶》（臺北：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用存目而書不收的辦法去處理唾手可得的萬曆版《金瓶梅詞話》，是別的古籍叢書編輯可以借鏡的法子。

現在編刊古籍叢書絕不應再製造複本泛濫的災害是任何主編者都要銘記於心的。

馬幼垣
嶺南大學